

心悦之，
诚评之。文
学、书画、摄
影、音乐……
诚邀您一起
聊经典，谈创
作，评作品。

欢迎您的来稿

投稿邮箱：
wanbaofukan
@163.com
请在主题标注
“心悦诚评”。



潍坊晚报

2025年8月14日 星期四

值班主任：李金娜

编辑：马莎莎

美编：许茗蕾

校对：曾艳

喜剧包裹下的悲剧内核

□牛钟顺

今年暑期档，陈佩斯编导并主演的电影《戏台》，用一场荒诞梨园闹剧撕开了民国时期社会的血色真相。当黄渤饰演的大嗓儿操着唐山口音将《垓下歌》唱跑调时，影院里爆发出哄堂大笑；而当戏班班主侯喜亭跪在祖师爷牌位前哽咽“不改就对了”时，银幕内外同时陷入沉默——这便是这部电影的可圈可点之处：用喜剧包裹内核，以笑声解构悲剧。

《戏台》的喜剧性建立在哪儿？建立在其精密的“错位设置”上。身份错位是该喜剧的第一引擎。包子铺伙计大嗓儿因与洪大帅同乡，被强行推上舞台扮演霸王。这个连梆子戏都唱跑调的外行，却要演绎“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当大嗓儿喊出“俺项羽今日不过江东”时，台下军阀拍手叫好，观众虽面面相觑却也不得不附和鼓掌。这种“棒槌扮名角”的设定，让我们看到当专业被滥权碾压，荒谬便成为唯一的真实。

语言错位构成第二重冲击。洪大帅脱下军装时是憨厚的河北农民，与戏班孩子打成一片；但坐上班主太师椅后，立刻变脸为草菅人命的暴君。他要求修改《霸王别姬》结局，强令“项羽不能死，要东山再起”，这种外行指导内行的蛮横，与侯喜亭“老祖宗的东西怎能说改就改”的嘶吼形成强烈反差。当军阀用枪口指着艺术家进行所谓“艺术再造”，喜剧便升华为对强权的辛辣讽刺。

空间错位则彰显陈佩斯的电影语言功力。镜头在德祥戏院的台前幕后灵活穿梭，护城河、城墙与穿墙而过的火车被收入画幅，将“艺术殿堂”与“列强战场”并置。当戏班在炮火中坚持唱完《霸王别姬》，舞台光影与战火硝烟交织，荒诞感直刺现实——当资本与强权介入某些艺术创作，多少“原创”能够避免沦为拼贴的闹剧？

若仅止步于荒诞，《戏台》不过是一部优秀的喜剧作品。陈佩斯自不会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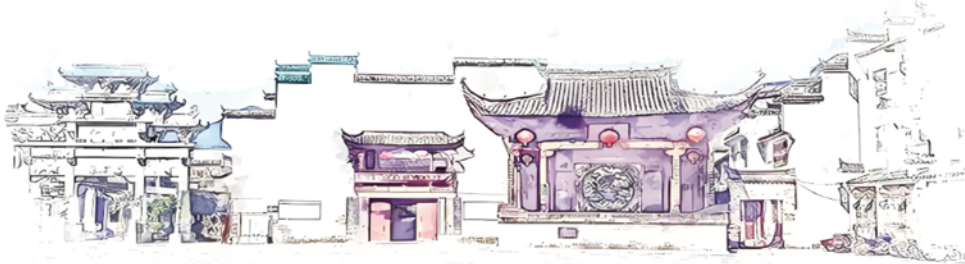
此裹足，他用三重悲剧维度，将影片推向哲学深度。艺术尊严的崩塌是第一重悲剧。班主侯喜亭为保护戏班，不得不向强权下跪求饶——这一刻，喜剧瞬间变为悲剧，艺术家的尊严在生存压力下碎成齑粉。

女性主体的悬空是第二重悲剧。洪大帅的六姨太为见名角藏身戏班，其“痴情”被简化为推动剧情的笑料；男旦凤小桐因性别特质被军阀新贵蓝大帅觊觎，艺术身份沦为强权欲望的投射载体。这种“工具化”塑造，折射出性别秩序的残酷。当凤小桐最终跳河自尽，这不仅是个体的悲剧，更是那个时代对女性压迫的象征。

《戏台》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用喜剧的糖衣，包裹着悲剧的“毒药”，让喜剧与悲剧的辩证统一，在影片中达到极致。大嗓儿跑调唱《垓下歌》的窘迫搞笑，与侯喜亭撞墙的绝望形成强烈对比；炸弹落下时戏班仍坚持唱完最后一句，笑声骤停处只剩“活着”的敬畏。这种“含泪的笑”最有力量，它让观众在开怀大笑之后，体会到那个时代小人物的辛酸和艺术被压迫的无奈以及那份在绝境中依然闪耀的尊严。

《戏台》的落脚之处，还在于它揭示了“人生如戏”的深层悖论。陈佩斯饰演的侯喜亭对戏班的执念，映射其本人“宁肯饿死不演烂戏”的艺术洁癖；影片结尾废墟上重新响起的唱腔，暗合他“戏是人生缩影”的创作观。当侯喜亭说“戏得唱完”，这四个字既是职业执念，更是生存本能……在时代的“戏台”上，他们用各自的方式“唱完”属于自己的那出戏。

由此看来，这座“戏台”照见的不仅是民国的苦难，更是那个时代中小人物的尊严与挣扎。当片尾曲响起，那些为艺术尊严拼尽全力的身影，早已超越了电影本身，成为照亮时代的精神火炬。



嬉笑怒骂间的时代叩问

□刘志伟

当影院的掌声为《戏台》响起时，观众早已分不清银幕上的百年风云与眼前的现实人生。这部由话剧改编的电影，以一台被强权、荒诞、怯懦层层包裹的《霸王别姬》为载体，将锋利的讽刺藏在笑声里，把滚烫的血性埋在台词中，最终在嬉笑怒骂间，树立了一座关于艺术尊严与人性坚守的丰碑。

姜武饰演的洪大帅，用枪杆子逼《霸王别姬》改结局，让项羽过河、刘邦上吊，看似是草莽军阀的蛮横，实则撕开了强权者“用愚蠢改写真实”的遮羞布。他为戏中项羽落泪时的脆弱，与其改戏时的霸道形成荒诞对照，暴露出强权外壳下那既可悲又可笑的灵魂。

黄渤塑造的包子铺伙计大嗓儿，则以市井智慧消解了权贵的威势。他让惧怕洪大帅的人成为自己的“小迷弟”，用戏谑拆解压迫，恰是对“愚蠢是权贵

软肋”的绝妙注解。

陈佩斯饰演的戏班班主侯喜亭，用撞柱控诉艺术被糟蹋的锥心之痛。七旬的陈佩斯在镜头前真摔真撞，撞的不仅是柱子，更是对艺术被轻慢的悲愤，是信仰在现实面前的决绝。

影片中，霸王与虞姬在炮声中坚持唱完原版《霸王别姬》的情节，仿佛在诠释对“老祖宗的东西”的坚守。洪大帅可以用枪杆子改戏，却改不了人心对真实的渴望；强权可以一时横行，却压不住骨子里的血性。

当影院灯光亮起，这掌声早已超越了对一部电影的赞美。

《戏台》用百年前的故事告诉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喧嚣，总有人在守护最珍贵的东西——那是艺术的尊严，是人性光辉，更是一个民族历经千劫而不灭的根与魂。

于命运缝补处 窥见历史针脚

□孙瑞荣

初读西班牙小说《时间的针脚》，是在一个百无聊赖的午后，本想着随意翻翻打发时间，却一头栽进玛丽亚·杜埃尼亚斯笔下那个战火纷飞又充满传奇色彩的世界，读完后久久难以平静，内心满是对这部作品的惊叹与思索。

故事的主人公希拉，原本是一个天真烂漫的裁缝姑娘，生活平静而普通。然而，命运的转折总是突如其来，结婚前夕的一次偶遇，让她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笔巨额财产和从未谋面的父亲从天而降，她与爱人前往摩洛哥，却遭遇背叛，不仅财产被卷走，还背负了巨额债务，甚至面临牢狱之灾。在人生的谷底，希拉没有被打倒，她凭借着自己的裁缝手艺开了一家时装定制店，生活逐渐出现转机。随着时装店声名鹊起，她结识了众多权贵，也由此卷入了历史的洪流，用智慧和勇气书写着传奇人生。

这部作品最打动我的，是对希拉这一人物的塑造。她不是传统意义上天生强大的英雄，而是一个有血有肉、会害怕会迷茫的普通女性。她在爱情中的盲目、遭背叛后的痛苦绝望被刻画得无比真实。可正是这些经历，让她在困境中不断成长，从依赖他人到独当一面，掌控自己的命运。书中对希拉内心世界的刻画细致入微，将一个女性在困境中的挣扎、坚韧、成长展现得淋漓尽致。她就像我们身边的人，遭遇挫折却从未放弃，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对生活的热爱，一次次在绝境中重生，这种成长的力量极具感染力，让我深深为之折服。

作者对历史背景的铺陈堪称一绝，真实的历史人物与虚构的角色交织，历史事件不再是枯燥的文字记载，而是融入人物的日常、抉择与命运，变得鲜活可感。在摩洛哥的土地上，不同阵营的交锋、各方势力的博弈，让我们看到在历史洪流中，小人物试图改变命运的渺小却坚定的努力。透过希拉的视角，我们看到人性的复杂，也看到在时代洪流中，小人物为了生存、正义付出的努力与牺牲。

在人物关系的刻画上，作者也下足了功夫。房东坎德拉利亚的善良热情，在希拉最落魄时给予她温暖与帮助，成为她人生转折的关键人物；邻居菲利克斯才华横溢，他用自己的智慧和艺术天赋，助力希拉的事业更上一层楼，两人在交流中结下深厚友谊；英国女子罗萨琳达的出现，不仅帮助希拉实现了接母亲团聚的心愿，还引领她走上间谍之路，她们之间真挚的友情，在乱世中显得尤为珍贵。这些人物围绕在希拉身边，共同构成了一个充满爱与温暖的小世界，也从侧面展现出人性的美好。

《时间的针脚》是一部融合了爱情、友情、成长与历史的鸿篇巨制。它不仅为我们呈现了一个精彩绝伦的故事，更让我们在阅读中感受到了历史的厚重、人性的光辉以及女性的力量。正如书中所说：“我们的命运可以是这样，也可以是完全不同的结局，因为我们的生活没有在任何地方被记载下来。也许我们甚至没有存在过。或者存在过，但没有人知道。不管怎么样，我们永远都在历史的背面，在密密麻麻的时间的针脚中，真实而隐形地活着。”合上书，希拉的故事仍在脑海中回荡，久久难以忘怀。

